

69851

27



淮南鴻烈解卷十

繆稱訓

開口以道為

治本於一人
後面求諸已
之意切此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員乎規。方乎
 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是故體
 道者。不哀不樂。不喜不怒。其坐無慮。其寢無寢。物來
 而名。事來而應。王者國。治則百節皆安。心擾
 則百節皆亂。故其心治者。天相遺也。其國治者。君
 臣相忘也。黃帝曰。芒芒昧。天之道。與元氣。故
 至。同畧。事同指。上下。心。無岐道。見者。過



也廼鄧陽一鎮山之險
則石插千峰徑之難
則傍通秦楚蜀豫兵
之卑則新舊二千五百
步卒餉之誦則一鎰一
銖仰面求人專權之輕
則浮寄三隅將吏稟成
有在平居則不啻贅疣
板蕩則呼為專轄其苦
其難其斷不能辦賊已

雜見余諸疏及解鞞小
錄并今刻雜錄中一時
共事文武暨天下後世
真道而行當必亮者夫
復何言况去婦而曉之自
許敗將而赴赴自確豈
惟不倫人且齒冷縱千
勞百瘁嗔血枯心一似
老儒搦管竟日捩鬚
埒之儻父覆瓿耳詩編

王臣靡盬易稱王臣蹇蹇
蹇明乎臣子之分臣子
之心只宜畢力

王家成敗毀譽非所計也
余旬月填撫一事無成
每清夜循思上負

聖明簡任之懷下隨以十五年
砥礪之素殊堪愧死憶
昔守郎署理遼餉分守
關南分巡荆南監鄭楚

諸軍薄有建樹夫獨
非若人與至秉鉞臨戎
顧返爾豈小知未易大
受乎抑勉之前茅懈之
束如乎豈地與時委難
入手乎抑矜之守未遑
通變乎究不自解亦不
必求解討賊無功便是
罪案夫復何言第諸
事拮据各有本末大書

其略質之入間以見余
旬月填按罪狀若斯焉
則己耳心無剩力席無
煖坐自謂視靡塩塞
塞無其績而有其勞未
忝臣子之分之心然終
何解於去婦敗將耶書
以志慨

苗胙土題



撫鄖雜錄目錄

撫鄖日錄

鄖鎮兵馬志

鄖餉志

鄖地破殘狀

邊兵入楚略

荆門剿賊略

奉 詔招撫紀實

夾河焚船剿賊紀

誓師文

移民實城紀

江上大剿紀事

築樊續紀

撫鄖雜錄

冀南苗胙土著

撫鄖日錄

鄖鎮建於萬山之麓漢江濱其前岡陵踰其後城外即獐鹿之墟蜀境盡蜿蜒之路西道巴蜀東接褒中南下荆襄北聯宛鄧蓋與區也此中設一填撫居秦楚豫三隅之地有司各有稟成錢穀各有專轄事權各有歸着

以一不痛不痒之贅撫提五百牙兵虛擁名號且不足稱千夫長以與三十餘督撫同肩封疆之任將從何處着手自崇禎癸酉陟遭流寇以後四年間四易撫臣擢去者一罪罷者三可槩見矣乙亥中夏余方以襄陽兵使晉秩監軍俄廷推鄖撫

聖意以方在監軍不便陞轉因令另推余深自

慶丙子初夏再推鄖撫朝上夕下余竊懼之

鄭事難結余非兵料自知極明匪誑也歲丙

子四月十四日聞撫鄖報廿四日接部咨廿

五日謝監軍道事五月初三日於襄陽發鄖

撫

令旗牌印前任各院多在襄入境即恭謁承天顯陵况此時大寇涉江盤踞荆襄諸邑自合先其所急耳五月初六日請承天修謁

陵禮初七日舟抵郢中初八日冒雨謁

陵是日晤直指余公初九日大雨如注平地水深數尺郢中素號水鄉不足異也初十日改繇山上行十三日還至襄陽時大寇將從房竹山路走褒中以空山之食復轉掠穀城余整點諸軍欲躬督剿之十九日選兵於襄之武場賊已突至襄西二十里乃即武場發兵往禦之賊不知虛實遽引而南王撫公蓼澤議督兵追之余堅請行王撫公留守襄陽廿七日余發襄廿八日師次潼口驛廿九日次宜城縣與秦大帥翼明楊副將世恩合兵六月初三日次八里岡初四日次麗陽驛初五日次荆門州屢與賊大戰詳在荆門大剿紀略篇中十三日引兵發荆門州還襄是日次麗陽驛十五日次宜城縣接膏

赦詔包樞部文請余至郢開讀十九日發舟廿一日抵承天則撫按兩公不知余至已開讀

訖會撫按兩公議兵食大計暑甚王公苦之
不終議而罷即日返棹廿五日入襄包樞部
亦繼至廿六日仍開讀群寇盤旋於南漳穀
城間

赦詔既已播聞臣子自合欽奉不敢遽進兵七
月初四日監紀同知張大經稟稱大寇闖塌
天授乞撫狀於秦帥請發諭帖成之余以張

奇捧刊本

赦詔往初五日賊令盧鼎來見初九日罷撫追
賊十三日盧理院入襄十六日盧理院與賊
戰於舊縣舖廿日盧理院及余再議撫廿八
日盧理院引兵北援皆詳見招撫紀實篇中
八月廿二日余令楊副將計擒賊首左先鋒
等三十五人即促秦帥進兵不聽以公文促
之不聽同道府縣面督於西城樓五次不聽
余乃入疏言之亦不能得九月十六日余作

文誓師大犒兵士率道府縣再拜秦帥暨將
領於武場亦不聽誓文另載隨准兵部咨飛
檄勤

王將吏多有勸余不必率兵北行且恐人議余
為避賊余細思之謂將吏曰近都城所關
匪細異日退後通筭各督撫兵止有鄖撫
不至彼時當得何罪况近而寇遠大而

寇小臣子義急君父余以千餘步兵往敵強
雖勢實不勝亦盡臣子之謹耳廿六日引

兵渡江舟中接兵部咨以退出關止勤

王兵時巨寇混名老回回混世王蛤蜊園等七

股自中州來南陽無兵賊遂突至襄境離樊
城僅四十里之牛首鎮總兵秦翼明方駐兵
於樊余促令出奇兵夜劫賊營秦帥不應余
乃令鄖中營將周仕鳳秦良憲各選兵四百
夜往搗之將近賊覺乘月疾走光化廿八日

余同攝監軍道唐憲副顯悅暨鄖將追之秦
帥聞而間道邁行出余兵之前廿九日余兵
抵光化秦帥及賊戰於光東三十里有斬獲
余發鄖兵繼之賊乃潰奔南陽之淅川縣去
鄖百二十里余暫留光化草三䟽上之忽報
賊將南嚮余遣周秦韓三將從光化掣賊之
後而躬趨鄖鎮急整在鄖三營兵申明號令
簡點軍實鼓兵出成聲或頗壯賊即撤營再
據登州以無乘陽余延於十月十一日始
登撫治之堂居六月扁舟南下偶北風大作
片帆飛震兩日夜舟行六百里十月十八日
於襄陽登陸越二日諸步兵方至賊已走隨
州楚撫王公蓼澤以入

衛中止還楚權駐棗陽撫公因發秦帥楊世恩
鄧祖禹張平廖應登合兵七千往擊之鄧祖
禹違撫公節制多兵被圍於厲山十有二日

食盡殺馬余帳下止有鄖兵一千二百往援以應撫公之急賊委不知余兵之虛實甚懼詔楊廖諸將以解圍諸將信之兵甫動賊復合諸將以身免然衣械馬騾棄失殆盡矣闖賊時擾荊門州不隸余轄而三年計吏期迫例無敢違余方畫理兵夜理冊幾不合眸權屬唐巡道詣荊州府查犒滇兵以圖計冊畢時合剿十一月十八日闖賊從荊門再犯宜襄蓋窺江水入冬枯渴策馬可涉為北渡計耳廿日余督鄖兵一千二百出城堵截適秦帥楊將兵奉撫公令製器養威於樊城亦權用之余方為鄖兵五營渙而無統請增設叅將未即至暫以副將賈一選統鄖兵秦帥欲居其易者請於余曰當以楊賈二副將擊賊於江南翼明親率所部李向陽諸將禦賊於江北免其北渡余知其隱意也許之蓋料帥

本員錄
縱在江南亦未必與賊旗鼓相當且與楊將
不協徒至僨事不若聽其往防江北耳廿三
日楊賈二將追賊至穀城界上廿五日賊見
多兵齊集即策馬涉江殺溺以萬計詳見江
上六劄紀略篇中廿八日余拜發大計疏冊
十二月初四日續發大計冊初七日見鄭報
有史掌科可鏡以輕撫墮狡糾余陳侍御曷
虞繼之初十日偶聞別寇近郢十一日余
率兵往援郢非余轄重

陵寢也十二日抵宜城縣犒滇兵風雪大作寸
步莫移十五日抵承天賊已去郢百里外十
六日晤直指余公二機徧商兵食諸事十七
日余引兵還襄廿日入襄陽廿四日拜發辯
輕撫疏大寇尚踞德安界內遂發賈副將統
鄖兵詣棗隨一路逆擊賊防其再犯鄖襄也
而史掌科再逐余并逐王撫公之疏又出余

不復可入鄭駐襄柱門候

旨襄陽荒饑殊甚兼以兵賊之後東北鄉之放
辟者遂結隊雄行每一黨以數千計僭造令
旗符至攻擊殺人如草菅余計取其黨首之
有智力家實者曲誘之威劫之借上元燈火
諸不戒嚴時擒其魁得六十餘人發道府縣
雜治斬首二十三人長繫二十一人遠配二

十餘人一時境內寧謐即以疏
聞正月廿九日接邸報得

旨解任二月初五日又見南臺胡接輝以計典
冒濫京堂糾余俄得代出境矣噫嘻余目不
知兵術難調世填撫一席實非所宜即此可
以逐余廼指入

衛為擅離信地指隨賊征剿為不赴鄭到任指
還救鎮城為避賊之鋒指立誅通賊為縱賊
交易指畢力防江為許賊搭橋指措辦米豆

以應邊兵為徧地科歛余皆事事有據人人
可質詳見微臣遵

旨招允疏再陳撫事揭暨雜見余諸刻中余不
能隻手障天人固忍更端嫚罵立言者之意
各有根因風聞耶授意耶請以質之當年共
事及今後公評若夫余性生迂直地處萬難
究作逐臣遲不如速蓋甘之如飴矣崇禎丁

丑仲春望日紀於襄陽公署
鄭鎮兵馬志

我

明建制各省各邊皆以都御史出鎮蕩寇安民
是其專職然未有兵馬不備居重無資而能
建威消萌制勝彌亂者鄭鎮初開未嘗無兵
無馬也迨文治既久兵器可銷王元美先生
來撫鄭疏請減兵嗣後豫大豐亨渾無事事
此一都御史兀坐萬山之中耳無聞目無見

案續固簡聘問更稀或投壺高吟或攤書消
晝非朔望謁神不出轅門一步蓋亦昔人號
大隱之類耳所以標下兵名標兵者僅三百
人名義勇者僅二百人新浙內鄧四邑馬兵
僅一百三十人馬僅一百三十匹其兵其馬
俱係按季更番實則常侍大蠶下者不過兵
三百馬七十而以堂堂都御史特奉

簡書撫治魯一千夫長之不若欲以建威消萌

制勝彌亂豈崔符大盜可以一大官銜恐嚇
者乎崇禎癸酉流寇蔓及鄖襄蔣治院澤壘
為封疆受過職此之繇盧治院九台繼之太

寇頻仍增兵買馬不遺餘力時余以臬司副
使備兵鄖襄頗佐末議盧公週歲遷去疏定
經制為五營至丙子夏月左營川兵六百名
以遊擊周仕鳳領之右營新兵四百六十餘
名以都司秦良憲領之中營義勇水兵三百

七十餘名以旗鼓都司陶紹侃領之前營標
兵黔兵馬兵八百七十餘名以中軍遊擊李
玉華領之後營毛兵四百七十餘名以守備
李茂春領之余以監軍遷鄆撫帶來兵二百
餘名共計兵二千八百餘後帶來兵仍歸監
軍道此鄆兵之大槩也舊馬一百三十匹從
新浙內鄧招募來大率皆承平時殷實兒郎
借鄆臺標下為名以保護家門者馬稱款段
盧公設處經年增馬百餘匹余以監軍遷鄆
撫帶來馬除倒斃外二十九匹各官丁自備
馬而食官糧者百餘匹共計馬三百餘匹此
鄆馬之大槩也余疏請增西北兵五百名借
問寺馬五百匹部覆不允竊念兵以二千五
六百計而隨侍之旗手刀綁手夜役亦取用
于中焉馬以三百餘計而本院之自乘馬各
官之自備馬亦列于中焉縱五營兵合併而

出寸步不離亦不足與一二十萬大寇對壘
爭鋒廼欲分半以居守分半以剿賊不知千
餘兵百餘馬雖兼人之勇濟得何事孫吳復
出恐亦費手况余白面書生更苦心長力短
昔余居兵備禦寇守城便為完策今叨領節
鎮職在殺賊而兵馬數目不及賊百分一二
空號建牙之署誰是殺賊之資擊楫中流惟
有浩嘆丙子孟冬十七日漏下二鼓紀於均

州舟中

鄖餉志

考鄖陽未開鎮之先僅一江濱小縣無兵馬
因無設餉自成化年間

欽命都御史出撫鄖陽尋加提督軍務迺議兵
議餉亦僅取給於所轄五府二州它無協辦
也寇靖既久勢至銷兵王元美先生疏請減
兵減餉止存六千餘金以供全鎮官廩吏廩
兵糧馬料製械犒賞之需至天啓初年遼事

孔棘又抽去六百餘金而鄖餉遂同乞兒之
室煙斷釜塵前撫莫可奈何因將標下五百
餘牙兵更番操備彼時江中波恬山鳥喞喞
何以餉為迨崇禎癸酉流寇驟掠鄖地束手
坐困豈曰無因嗣後客兵日衆須餉日多甲
戌盧治院九台每索餉於楚撫唐公源源而
應名曰楚濟鄖餉是年楚中鄉紳公疏請照
蜀中例每田一畝派米三合以養防兵楚撫
按公以為太多乃合全楚派米十萬石折徵
銀八萬兩鄖鎮分用三萬兩名曰米餉又楚
鄖二撫累疏請留黔還部餉之銀充作兵餉
甲戌一年留三十餘萬兩其楚濟鄖餉即此
物也名曰留餉此鄖餉之一變局也至乙亥
六月內唐撫院去楚盧治院去鄖後黔還楚
餉絕無復留用者乙亥冬月余按君疏請停
止派米是米餉僅行乙亥一年而止丙子歲

才員存金
鄖餉遂無可借資余受事於丙子夏五月即
疏請留黔還楚餉五六萬金為一年之計大
司農侯公覆疏不給升合令該撫措處噫兵
餉何等物賊變何等時顧以措處兩字作經
國大謨不管疆臣死活疆事安危甚足詫異
此鄖餉又一變局也而鄖鎮應支月餉以主
兵言之左營則月需一千五百九十餘兩矣
右營則月需五百八十餘兩矣中營則月需
三百七十餘兩矣前營則月需九百二十餘
兩矣後營則月需六百四十餘兩矣以客兵
言之張大節兵駐房縣則月需一千九十餘
兩矣孫懋昭兵駐上津則月需六百一十餘
兩矣鍾鳴高兵暫駐棗襄則月需六百一十
餘兩矣此皆就丙子夏月所支餉銀略節言
之總計一歲共支餉銀七八萬兩果可措處
否余於丙子冬月再具請定鄖餉疏內稱

具鄖餉原無定款疏戶部覆議一槩不許支
餉令該撫措處臣不知該撫者指楚撫耶鄖
撫耶若責之楚撫則撫臣王夢尹新具三十
餘萬金勢難措處疏其不能措處之狀字字
真實讀之愴心若責之鄖撫則臣之額設公
費已歸部充餉臣之所屬五府二州久遭賊
擄無論臣不為貪縱欲貪而誰為投牒誰為
追贖者是賊罰已無涓滴此外一有徵輸即
屬私派臣斷不敢舉行而鄖兵月需之五六
千金則確不可少也臣亦不敢以危辭妄瀆
天聽但因戶部不准留餉藩司各府遂不敢解
餉至鄖臣舍藩司各府之外又安所得餉餉
斷而兵譁兵譁而禍起臣即一身被禍亦無
益於封疆縱臣被禍後仍須養兵仍須給餉
不又費

廟堂一番條定乎但乞

皇上聖恩或准照例派米或准留黔還楚餉於
內每月給臣衙門五千金以餉鄖兵俱在鄖
荆襄三府錢糧內撥解鄖陽府庫收支如不
足數則湖廣布政司補發倘支用混淆臣執
其咎此疏既

上未見部覆余已解任未知作何歸結也余解
任時即將收支餉銀顛末冊報部科然余於
餉銀一事頗有頭緒自丙子五月蒞鄖後即
據守巡下荆南兩道鄖襄兩府九鎮將支餉

必須該道核實請詳本院批允兩府方可支
給本院通不經手寓目其一切犒賞製械之
費本院另行捐辦不動餉內毫釐道府即已
遵行案卷可查及余報部科冊載自丙子五
月抵丁丑二月收過餉銀五萬一兩有零支
過餉銀五萬八千二百九十三兩有零其支
數浮於收數者皆係那動鄖餉舊存銀兩有

營將領狀存鄖襄兩府此鄖餉之實錄耳因
念撫治一官秉鉞臨戎代

聖天子鎮此一方空握兵符全無操柄三省藩
司府縣各稟成於所專轄視鄖撫如隔膚之
痛痒異姓之續婆餉不給而無以養兵兵不
飽而難以行令令不行而無以殺賊夫何足
怪蓋緣余行能淺劣一切條畫都付空言後
之大贖來鎮鄖臺必有改觀云丁丑季春十
有四日紀於南陽公署

鄭地破殘狀

鄭陽舊未開鎮

國初設鄭縣隸襄陽府均州成化元年劉千斤
石和尚等反于房縣往來襄鄧川漢之間守
臣不能禦列其事上二年命兵部尚書白公
圭督戎務撫寧伯朱公永為平賊將軍帥西
京及諸路兵往討之擒千斤等磔于市寇平
論功行賞六年大旱流民入山者九十萬人

餘孽李鬍子等復倡首右都御史項忠督兵
搜勦李鬍子為其黨所殺斬首出降計俘斬
二千人編戍者萬餘人遣還鄉者四十萬人
公去流民復聚十二年

勅左都御史原傑處置公至則勘流民丁口共
四十三萬八千六百有奇除發原籍外凡三
十九萬二千七百五十二丁口編附州縣設

鄖陽府縣行都司及鄖陽衛此見鄖臺志詞
後始定制以都御史開府撫治而割房縣地

設保康縣割竹山縣地設竹谿縣割上津縣
地設鄖西縣率皆纍山間石片為城高不盈
尋丈當承平時夜戶不扃取其有城之具體
而止鄉人糲食短衣茅簷土穴蚩蚩睢睢有
老死不入城市不識官司者縣令簿書期會
外一惟坐嘯即撫治都御史亦止拈筆攤書
優遊歲月鄖陽鎮城居民一千三百家院道

府縣都司衛所群集其中僅賴長江一線上
達漢中興安下控荊州襄陽食貨往來特作
外府否則如蝸涎半殼粘壁自枯耳似此民
無多詐官有餘閑豈不稱化日舒長乎余昔
分守關南分巡荆南皆為鄖撫轄猶及見此
等景物迨崇禎癸酉黃河水凍賊馬南驅不
兩浹月鄖陽外六縣失陷已盡文卷衙宇付
之一炬興安州屬之平利紫陽洵陽白河四
縣與鄖唇齒亦罕一存者週環千餘里無城
無官無民止留一鎮城孤懸於漢江岸上其
不為蝸涎粘壁者幸也余撫鄖時去殘破已
近三年鄖陽府城外一望瓦礫四顧無人斷
壁焦梁破灶寒煙種種酸鼻城內官衙民舍
飯肆酒帘尚堪粧點及徧查外邑如房縣城
中居民止餘二百餘家室宇無大焚燬田野
厚沃可以自存保康縣舊惟斗大近無一民

一屋縣令寄居山寨竹山縣建近小河可達
漢江城內室宇盡焚止留佛殿一所民居三
區餘已變為茂草竹谿縣寸椽片瓦莫有存
者視竹山尤甚上津縣右臨夾河左逼大山
賊若鸞弓山上俯視城中斷無人敢措足
間城內焚燬十之九鄖西縣塚口盡壞城且
無門小民織蓆為室甫二十餘楹且缶鮮半

蒧縣令無室可居寄寓黃連岬舟中此六縣
破殘後之實錄也至六縣鄉疇白骨盈野赤

地滿山倖生者已難捋腹更苦催科守土者
一被銓除如赴鬼域聞之而不傷心見之而
不動色者非夫矣余昔於甲戌夏月從大督
陳公治院盧公暨鄧帥玘許帥成名楊副將
正芳馬叅將科共率兵二萬馬一萬入鄖屬
諸縣討賊每行數十里罕見居民不火食者
三日夜宿燬壁中或樹下遇板援而上高可

插天石蹬寬僅容足遇沿溝而行澗水亂流
岬嵯叅錯初用竹兜昇之間乘馬驟甚則杖
策牽藤馬失足輒墮崖死兵馬都無因糧慶
若裹糧從之一兵一馬各需一夫負載又那
得三萬人供此三萬兵馬運糧者况三萬運
糧人更求果腹實費商量山徑每數百步半
里一里許定一轉折一轉折又有分岐斷非
用兵之地余不知兵想妙有韜鈴者自具作
用耳噫嘻流賊不靖則民無樂生城郭不完
則官無憑借此等無城無民之縣寇至即長
驅直入寇入即號為陷城一番寇至一番捕
治縣官亦何益於成敗之數余將具疏請
聖明得三萬金每城分用五千金余自駐一城
條定規模躬視修繕以佐領官五員之有心
計者自隨待一城工竣廼令五官分築五城
不越一載六縣皆有金湯可恃鄉疇小民亦

望本城而趨為入淵入林之圖於以收人心
而固封疆保全後之縣令計無便於是者疏
草已具適被人言遂爾中止原稿尚存署中
有心人加意地方終不外此義意正不必會
余落成耳崇禎丁丑三月紀於裕州公署

邊兵入楚略

崇禎丙子春仲望日余方以監軍使者督秦
總戎兵暫駐麻城忽聞大寇數股繇光化縣
涉江余遂催兵疾馳而西取道黃陂孝感德
安隨州以抵棗陽介馬着鞭雨中月下都不
停蹄隨棗官若民見賊已涉江而南得免焚
掠怡怡如也途次傳言總理盧公九台親提
邊兵亦入光襄余携周僉憲六一急趨來會

先是邊烽稍熄賊勢愈張盧公身任討賊所
統步兵不過六七千群議以步兵不敵馬賊
張大司馬象風主議暫撤關寧薊鎮馬兵得
九千付盧公調度領兵者為總戎祖大樂祖
寬以王少叅繼謨監之自豫中逐賊至江北
復自江北逐賊入豫入楚迴旋數千里屢有
大捷如汝州之格料灣滁州之城下皆兵興
來僅見之殊功群心壯之望指日破賊也及

余入襄楚撫王公藁澤亦馳至晤兩祖將軍
皆桓桓大帥料諸兵驍勁慣戰有馬如雲短
刃插箭見監軍至皆肅立審視雄赳可觀不
復如楚兵之纖秀長矛市人見所未見無不
錯愕但馬以七千計兵以九千計俱需本色
糧料日支米一百三四十石豆二百一二十
草七千餘束米尚易辦獨日支豆二百餘石
倉無夙儲江上豆商聞風鼓棹莫可窮追朱

襄令竭一日夜之力不足佐一日之需殊旦
夕莫支諸軍更哢哢多口寢至搜取鄉疇王
撫公因屬余調停嚮屢奉

明旨原責監軍催辦糧料廼不敢辭三月二日
王撫公以周僉憲江司李稱貸紳士吏民於
昭明臺以濟急需余亦在坐劉給諫淡持首
倡借五百金紳士吏民次第登簿得萬金三

月四日余乃集程同知門徒祝通判錫範江

司李禹緒朱縣令希萊唐長史時暨鄉紳劉
給諫淡持朱大叅完素湯大叅東泥共商料
豆各出所見群稱索之縣官行戶不若分派
市中衛官士吏商民人等衆擎易舉先給時
價代官糴豆多寡有差咸以為善劉給諫欣
然曰余家有豆四石今晚即送至縣余不合
昌言曰昔余巡襄時曾立有城內二十一坊
戶口冊是可坐名派買也又咸以為善鄉約

取冊至乃按簿定買豆之多寡自五斗至十石止朱襄令是夜每豆一石預給紋銀一兩而徐收其所買之豆嗣後發銀及收豆余未嘗過而問焉邊兵始稍緝三月七日理撫兩公檄監軍道督兵南向荊州防賊余即日啓行與祖將軍寬偕路經宜城縣荆門州編者軍中馬匹脊穿者什之七脊穿而病必不起者什之三鄉民間邊兵名目相率避去行四百里不見廬井有煙火氣此際可以想見兵抵荆門絕無賊耗還軍襄陽盧公已率祖帥大樂兵赴穀城縣追剿穀城即近武當山巨石嵯岬山峰陡絕余昔歲甲戌追賊入山時與大督陳公治院盧公俱每行五六十里間無一人間乘竹堯不則乘馬騾仍有扶策步行時層巒雜徑原不能與賊爭鋒邊兵至此望之却步而泣決不肯前又有出一議不必

運糧者軍遂不行及余從荆門還追盧公至
均州盧公已以山險糧絕引軍還襄矣余因
謂監紀張同知大經曰嚮謂步兵不能及賊
也今馬兵亦然馬兵步兵俱無功矣嚮謂
平地不能遏賊也今山路亦然平路山路
俱無功矣嚮謂賊遠不能殺也今賊近亦然
是賊近賊遠俱無功矣嚮謂賊分不可殺也

今賊合亦然賊分賊合俱無功矣嚮謂兵

少不足殺賊也今兵多亦是兵多兵少皆
無功矣將何道而可張丞無可答迨兵不入
山狡賊蟄伏人視邊兵若項下之癰喉間之
刺恐去之不速盧公冒雨引兵詣南陽而進
兵入楚殆虛此行耳丙子冬月廼有彈余
措辦糧料為名徧地科歛者不知當日派
料豆係給價乎攫取乎出之余乎出之愈謀
乎為軍興乎為私用乎權宜濟事為善乎坐

視鼓譟為善乎彼立言者或當深思科歛二字之義公評夜氣尚在人心不宜若是草草耳

荆門剿賊略

崇禎丙子夏五月余率鎮將兵追剿流寇於荆門州大捷六月還軍襄陽先是正月流寇從江北來轉掠宛鄧總理盧公九台引邊兵躡其後比至光化江水損涸賊馬平涉襄宜穀漳房竹所在騷然江水旋發賊不復可北還夏五月初旬余奉

命撫鄖因寇在襄屬即於襄受事時鄖兵方備

鄖而秦總戎翼明駐均州楊副將世恩駐穀
城皆楚撫兵也余言之楚撫王公蓼澤權隸
標下盡集於襄軍聲頗振賊乃急遁荆門州
州非鄖轄余方銳意殺賊留王撫公守襄余
督鎮將兵往剿一面以公移請直指余公二
機借鄖兵渡江助戰五月廿七日庚午余率
兵發襄陽辛未師次宜城縣小江水漲不能

渡壬申次麗陽驛居民千餘家壁土蕩然老

稚鷄犬無一在室者人飯馬草狼籍地上諸
兵都無炊貳處癸酉扞荆門州鄖中諸將迎
余於郊六月甲戌鄖將馮時早揚廷佐張慎
輩破賊於州城之南斬二千餘級俘六十餘
人群賊南竄余思其窺沙市也巳卯急發秦
總鎮兵繇當陽扼賊不許還犯南漳發揚副
將兵繇建陽追賊不許迫近荆州而以馮時
早等兵繇官壩河溶策應庚辰揚副將兵達

荆州賊已先至舉火焚沙草二市甫燬房數椽荆兵及沙市民兵方與格鬪於巷聞大兵至賊即刻解去

惠藩宴賞楊副將監紀張同知并犒諸軍米肉諸軍即還追賊秦鎮馮將已遇賊於官塙隔小河而陣相拒四日夜殺賊三百餘其火器擊死者不與焉癸未楊副將夜襲賊於香

廬山亦有斬獲甲申賊復從他間道出我軍

之前仍過荆門州之西山上紅甲壯馬盤旋如飛時駐州城外者惟張慎一軍整兵截殺斬二十七賊秦鎮楊將亦自南路追至賊遁去是日余按功給賞乙酉發兵北嚮追賊獨郢兵不宜遠去悉留荆門州丙戌午刻過石橋驛未刻過樂鄉關哨者報賊甚近余從行百餘騎或勸余還荆門余笑曰是何言與言兵少賊追來必無噍類且去大兵愈遠譙為

指點遂馳馬前行三十里秦鎮正及賊戰於
麗陽南五里其賊係從傍山截出者我兵馬
魚貫行結陣不及止以火器作門迎而擊之
賊死者數十人辟易去日已西沉未便窮追
夜遂營於麗陽丁亥昧爽發馬兵搜賊於近
山賊以數百騎出應大戰於林傍賊敗北遁
余慮其襲宜城也促鎮將兵急行遶出賊前
賊遁入山迺發秦鎮先還襄陽留張平兵權
駐宜城具疏上

聞包兵曹約余開讀

赦詔余舟行詣承天此一役也六月行師長征
介馬撫鎮將與士卒之下者共暴烈日中數
步之外喘聲相聞每遇井泉人與馬爭飲如
飴步卒仆地輒死半月間廻環一千四百里
雖未能殄滅醜類較前是行軍之苦之勞之
斬獲實無出此右者在荆門時縛一童賊問

年曰七歲問名曰紅毛子問所從來曰賊
首尤條龍之子長跪應答了無思色令試乘
馬上下甚捷還宜城時途次遣馬兵追賊至
擒其一短髮圓眼自稱二大玉問之不甚答
答亦甚傲余付張同知押出殺之全不皺眉
豈性與人殊乎抑墮落之後自分必死乎夫
之生人顧有此類所不可解今賊掠荆襄三
面扼江一面環山山中無食賊將焉往死荆
門州賊踞獨久為鄖撫不轄之地而界於荆
襄之間諸事格不能行余暫督鎮將兵均非
標下勁旅將將者法難驟用將兵者隔膚不
親兵家之忌無一不犯欲以敵十餘萬方張
之寇何術之施余撫鄖事莫知所終矣悠悠
江水吾何以濟其命也夫崇禎丙子夏六月
廿四日紀於舟中

奉

詔招撫紀實

越自流寇橫於秦晉畿南河朔及黃流冰凍
賊馬南奔豫楚江北盡作戰場將懦兵驕蕩
掃無日各文武秉鉞者後先被罪賊橫如故
以至

聖天子避殿易服下

詔省躬屢勒平賊之限及取軍令狀渾鮮成效
行間諸臣亦奚以自解而

赦罪招撫之議起崇禎九年丙子六月包樞曹
鳳起捧

璽書至楚矣先是余於丙子仲夏三日受鄖撫
事時闖塌天九賊首率群賊二十餘萬已於
春月乘水淺過漢江徧掠荆襄承天諸邑鄖
兵以守鄖不至余謁

顯陵後五月廿七日庚午即躬督秦總戎翼明
兵揚副將世恩兵再借按院余公二機所

馮時早等兵得衆九千繇襄陽宜城徑走荆
門一戰於荆門州城南馮時早揚廷佐諸將
斬賊級二千餘再戰於官塢秦總戎揚副將
斬賊級三百餘三戰於荆門州城西張慎斬
賊級二十餘賊南窺沙市場世恩引兵追之
賊遂傍逸仍取道荆門州潛走南漳為覲襄
陽計余督諸軍急追之半月間廻旋一千四
百里酷暑行師兵丁披甲荷戈於烈日中有

伏地即死者洵亦甚苦另有紀此還兵襄陽
為六月念五日戊戌包君賚

赦詔至巳亥宣讀誼傳遠邇鎮將兵方解甲喘
息以消暑病七月乙巳忽監紀同知張大經
來謁稱賊首遣人投狀於秦帥求撫袖出一
紙則賊狀也大約乞哀之中寓有嫚詞余以
新奉

赦詔不敢不遵因令張同知引來人入見丙午

其人叩見於城西門樓在坐者為周僉事六

一朱縣令希萊鄉官劉給諫宋麗丞問來人

姓名則襄陽鄉人孟麒也媿媿言賊乞撫之

狀給諫曰須食之朱令遣人取蒸食數枚酒

一盞給諫曰非也須厚食之朱令再遣人取

大碗肉大壺酒孟麒實非賊亦不敢大嚼余

乃選一兵之雄偉者張竒假以戎服捧刊

詔百本往諭賊營給諫曰可數明刊冊不可一

毫失信於彼數用止得九十八本即補二本
付張竒往而賊即以一盧鼎至余令張同知
引見於官衙余坐堂上數其從逆開其自新
反覆萬言盧鼎第唯唯仍令張同知引出於
鍾樓寺賞飯盧鼎跪久起行至不能成步即
押出城未許再見於時襄陽市人聚觀者萬
千始終有張大經押送已酉賊首闖塌天親

引二十騎於城西就秦帥馬上請撫數語即
馳去余謂張大經曰翌日可伏百十壯士待

闖賊再至急出擒之事成給官賞五百金而
闖賊不再至辛亥余知賊非真乞撫也癸揚
副將兵往擊之賊逸去斬其一級而返撫議
罷余即於欽奉

詔書疏內極言不可撫之狀原疏可按甲寅總
理盧公元台引兵入襄剿賊丁巳出師戊午
及賊戰於蘆縣舖癸亥賊復遣盧鼎見盧理

院及余於漢江驛盧公宣諭更明悉盧鼎竦
聽賞以羊一隻酒一瓶迺公遣經歷吳大紀
戴明往撫戊辰兩官來極言賊首求撫真切
得一正官往宣諭彼即來見庚午盧公接入
衛之

旨即日就道余過江別於仁皇寺已巳襄守鄒
鑿以新任進謁同知程門徒通判祝錫範引

見余言及賊首求撫之意丞判二官同聲願

往余應之曰二官固難並往即一官亦須斟酌
酌可還署及新太守妥議之下午祝判同吳
大紀覆謁切陳其願往撫之故余聽之賊乃
留祝意在要挾余即具疏云逆賊闖塌天輩
九股號為數十萬人除難民婦幼外有馬精
賊不下二萬以二萬賊必有二三萬婦女必
有二三萬用人必有二三萬馬騾此等賊必
不肯解散夫以數萬人馬張頤待哺結隊雄

行縱令歸化極真寃將銷歸何處闖賊已然
而在秦在豫各大股賊想亦應爾若日言解
散而精賊團聚如故狡計公行欲望蕩平難
言之矣嗣後賊每以祝判衙役來投稟余亦
給以諭帖皆錄呈內閣及錄咨兵部移湖廣
撫按院可查余知撫事無成力促秦帥出兵
不應與道府廳縣共邀秦帥於城樓數次議
出兵不應又每以公移促之且示以利害又
將催進兵公文錄移按院知會秦帥亦不應
皆在案可稽延至兩旬餘余不能堪八月癸
巳乃密約撫院標下楊副將世恩計擒賊首
左先鋒等三十五人再擒詐降賊勤虎等四
人撫議又罷秦帥仍不為動余約文武官聚
兵誓師大犒向秦帥再拜盡斬所擒群賊賊
是夜竄荆門州九月甲寅接兵部飛檄勤
王咨余即整旅入

衛無復有言撫者矣噫嘻撫賊之名卑撫賊之事難撫賊之後多嫌不待智者而後見也迺赦詔特頒廷臣捧諭且累奉

旨責督理臣以剿責撫臣以撫允封疆之臣孰敢委之草莽一賊來請降亦非頭領立梟其首何足示威况賞飯賞紅十年來各省撫賊之常套也余每一事必同一官豈無意而處此言者一疏再疏演文醜詆無所不至訛傳耶別有因耶同事諸司公論具在囊中童叟直道猶存余有遵

旨招允疏再陳撫事揭載在別刻今余身已隱矣烏用文之但回思六載嘔心兩番吐血為着何來余以無兵無餉無事權之贅撫剿賊不效深負

國恩彼言者及主之者或亦負余獨是言者非余為癡愚則雖詈余實知余鍼砭余敢不謝

教崇禎丁丑季春十三日書於宛南公署

夾河關焚船殺賊錄

崇禎丙子夏秋之交余方奉

旨扼防荆襄日與大寇對壘未及詣鄖忽中軍
遊擊李玉華推官姚士鴻塘報稱有大賊一
股皆精壯叛兵數千快馬利器從興安州擄
船九隻用掠去舟子每船各裝八槳助以小
槳其行如飛馬步賊岸上先馳至村鎮舟賊
隨到兩岸避難民船搜劫一空又東路南化

各賊俱奔浙川一半尚在壘石白桑關各賊
水陸並犯人心惶惶急請余還鄆余思狡賊
劫擄民船雖五十餘隻為勢非小然興安船
小而薄俱用竹釘竹蓬可計取也遂飛檄李
中軍姚推官多備戰船火砲選兵以待隨差
効用遊擊王先聲面授以焚船夾擊之法假
本院令箭以行比先聲至鄆船兵火器齊集
鄆河之干六月十四日即帥之拽上流去白

河知縣王時賓亦率船十二隻鄉兵衛兵二
百餘人來會先聲同守備李茂春楊明啓等
官帶兵船五十餘號邪許而前其長三里十
八日自白河縣發辰刻即抵大王灘值賊哨
船二隻被我兵打沉一隻奪獲一隻內牛二
頭十九日遇賊大船二十三隻岸上馬步賊
約二千餘賊見我兵即駕槳迎敵遂被我兵
圍裹其中先聲仍將快船駕至上流放下火

炮火箭弓矢齊發自辰至酉鏖戰百餘合收
得賊箭五百餘枝炮射箭傷並溺死賊計一
百八十餘王知縣又令快船十數隻飛近賊
船先將三眼銃擊賊賊懼入艙遂將火礮火
球火箭燃擲其船火發賊不能支乃棄船沒
水登岸賊船盡焚賊避入山江路始通竊念
寇起數年北地郡邑蹂躪幾徧終不能恣意
南嚮者賴此江流界限耳迺賊情日狡漸學
乘船遂亦衝波鼓棹鄉民避地船居自謂得
策幾番曉諭視作常談今賊竊船搖櫓與馬
步賊夾江南下漢水一帶賊將視為坦途全
楚更難防禦關係實大文武各官協力出奇
焚船殲賊以伐狡謀勞績未易泯也余疏報
蒙

旨下所司查明敘賚崇禎丙子十月十三日紀
於鄖署之保釐堂

誓師文

崇禎九年歲在丙子秋九月朔壬寅越十有
六日丁巳

欽差提督軍務兼撫治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苗胙土會同

欽差鎮守湖廣等處地方提督漢土官兵總兵
官秦翼明下江防兵備帶管監軍道按察司
副使唐顯悅襄陽府知府鄒鑿同知程門徒

荆州府監紀同知趙國禎襄陽縣知縣朱希
萊并大小將領謹以剛鬣柔毛清酌庶品之
儀敢昭告於

關聖帝君之神曰蠢茲流寇擾我荆襄廬舍既
空西成復絕死徒載道涕泗盈郊我之威武
未揚賊之披猖日甚人怨

神恫誰執其咎胙土等腐心引罪共誓於

帝君尊神之前今誓之後自胙土以暨文武將
吏或有徇私修怨功罪不明或有怠玩軍需
供億不速或有殺良冒功詐報多級或有坐
視焚掠恇怯不前或有縱兵放賊敵愾不振
或有虛兵冒餉營伍不充或有沿襲舊套操
練不實胙土及文武將吏有一於此願我
帝君陰褫其魄明殛其身并隳其家室後裔以
為為人臣者玩視封疆之戒嗚呼
帝君昔日治兵荆襄於今為烈其大張顯赫振

揚我兵威洗滌我積習殲此醜寇錫福生靈
荆襄之間古今受

神貺矣尚

饗

移民實城紀

襄陽之屬邑曰光化縣西濱漢江北聯興沔
為食貨繇水改陸之會西北諸商趨之如鶩
僦居者與為所王者利於舟車之便率築室
江邊連雲比櫛繞城外西北二面幾無隙地
而食貨委積充棟不若也城內公署梵宇
外寥寥屋煙可以指數登陴一望夏則禾黍
盈阡秋則水光照眼殊不似劇邑及寇掠楚

中有司捍禦之力不能及雉堞以外光之商
若民視漢水為命符各買舟楫之江岸或兵
過賊來即携婦子輕貨搖櫓波心自詫謂全
策迺每遇悍兵搜掠無餘卒不一悟甲戌冬
余任鄖襄監司創增城濬濠之議六邑懽應
獨光化諸庠生力排以為不可且群愬之前
治院謂光本無虞監司多事余遂不能強越
二年丙子孟冬被流寇闖入光化關廂鄉兵
被靡商民爭赴小舟人衆水急隨波畢命不
可數計食貨損亡固已蕩然其舍宇焚燬雖
總計僅什二而近城一巷半成瓦礫余同唐
巡道統兵至縣殺賊退後父老青衿都來謁
見始悔不聽余言請余條定余顧唐君曰寇
氛未靖吾城吾民洵屬可念彼青衿昔日之
狀亦書生故態悉宜置之當急作移民實城
之舉迺集多官召父老商旅之解事者諭以

城內築室貯貨營家止於城外通商貿易諸商民色喜而囁嚅無言余曰是有因也必築室之地不易得耳商民但稽首余立命縣官王棟辦木板數十塊各書官買建房四字不踰時而就余同唐巡道王知縣并光化佐領教官俱乘馬徧行城內凡可築室之地不問姓氏即插木板承行者登記地名自辰至申竣事而城內堪築室之地名畝數載冊無遺矣始令縣官議價每地一畝定價若干每地一畝分作房基若干每房基一間定價若干先出曉示官給地主價銀俟築室之家按地還官皆縣令主之此崇禎丙子十月初三日事也迨十一月內縣官王棟報築過房六百餘間市井倍昔諸人之過光化者亦謂城內桑田盡成巷宇噫嘻余於光邑僅一遽廬耳即光之存亡亦僅係余一官耳何為疲力枯

心拂情賈怨必欲作此實城之舉余亦自謂
癡愚然使人人智巧

朝廷封疆事誰與仔肩者况光邑夙稱富厚皆
緣商賈得名一移城內賊不垂涎且貨積城
內商將焉往合力捍禦共保孤城其視前之
聞儆移舟留空城待賊於城池於縣官孰利
孰害當必有辨今後賊不犯光必以余移民
實城為過賊再犯光必又以余移民實城為
遲惟立言者加之罪夫亦何辭然初若或格
之後若或強之情形正自了了光人必有夜
氣存焉耳崇禎丙子長至日紀

江上大剿紀事

崇禎丙子正月群寇闖塌天曹操九條龍革
九股以二十萬計繇光化縣之羊陂灘乘江
水枯渴策馬平涉遂徧掠鄖襄荆承屬邑餓
江水以春深泛漲賊不復能還江北惟西南
可走巴蜀西北可走竹房皆以空山無粒米
却步不前且楚鄖二撫標下兵委不足殺賊
賊亦何憚惟坐俟水涸再涉耳余因具江水

入冬漸淺疏內備陳襄陽以上武昌以下江水淺深難易之故並及防江事宜且言鎮臣秦翼明謹凜太過跡似惟靡請

旨申飭蒙

皇上一一報可原疏具在余乃躬行江上探量水底深淺逐處登記面晤守令指點告誡皆唯唯聽受又嚴檄各有司濬溝設船并錄防江疏藁傳示又再嚴檄州縣申飭又檄守巡

監軍道親查沿江有司有無江上設備又委官王先聲范開世率兵船上下堵截又移會秦鎮發兵對岸防維又差官王之佐沿江稽查防江諸事又差官王承業績查其時秦鎮已力任領兵防守江北余乃檄副將賈一選領鄖兵借委撫院標下副將楊世恩領楚兵合營急向穀城追剿時秦總戎楊副將兵方因被困於隨州衣械損亡過半就襄整理偶

一借用非余部曲也仲冬廿五日賊知穀城
縣之羅漢灘水淺不及馬腹盤旋江干見余
所發揚賈二將兵至賊萬馬齊涉二將縱兵
一擊群賊大潰落水隨波者誠首生擒者以
萬餘計所獲馬騾驢亦以萬餘計僵屍數里
衆目所視秦鎮所遣防江北岸之李向陽兵
望風奔潰領兵官朱應雄死之李向陽尚搖
拽船上余即疏報疏云此一役也千里淺灘
逐處可涉蓋地方諸人所共見者殺溺多賊
橫屍江岸亦地方諸人所共見者殺賊之功
與過江之咎原不相掩縣官職在設防負罪
亦復何辭兩副將殺賊江干仍當全以功論
若微臣與鎮臣秦翼明亦豈宜諉罪水濱自
合為地方受過疏上蒙

聖恩亦不深咎惟穀城知縣童思聖鑄兩級云
攷自癸酉冬月賊犯楚中侵尋五載各撫治

鎮將暨調來土漢諸軍自鄖徂黃千五百里
與賊接戰不勝屈指殺賊多級明白真實無
如此舉諸將竟未得一查敘試平心與曾經
得敘者較量功績自有公評余不能率屬防
江斷無敢以兵單卸責然豈不令諸多將士
嚴寒裹甲裂膚江干者灰心短氣哉丙子除
夕書於襄陽公署

築樊續紀

築城之役自昔難之况值官無積帑民更習
慳寇偏門庭人鮮固志於以繁興土木且期
急就不賈罪則府怨耳一官遽廬如莊周夢
蝶呼之醒不呼之亦醒如蕉下蔽鹿誰辨其
為真誰辨其為幻余意殊不自解也只認為
蝶為鹿迺決意築樊若建議若鳩工若辦料
悉載前紀乙亥中夏余以監軍去襄已將城

之興廢盡聽後人矣丙子初夏叨撫鄖鎮遂
不忍視如精衛填海之難也適王撫公捐萬
緡余亦搜監軍廩餘得二千緡盡以助工檄
下荆南道暨襄陽府專以襄侷董其事署襄
侷者屬長史唐時從新整頓余躬省城上按
地核工又按工核鳩工之人舉最不稱任如
大使楊得春輩加以戒飭仍步步指畫之溫
諭之長史殫厥心力至丙子秋杪土木告竣
特堦口未布前貲已罄余謂巡道唐君顯悅
曰是不難就但遴樊人之殷實者人築一堦
磚石土塊皆可作料費不過青蚨數十文三
五官分督之不五日畢矣唐君至樊諸青衿
以為不可力排之唐君故仁厚姑俟再議適
沈推官起津新受事持余前議甚堅樊人負
磚石土塊人築一堦旬餘畢役余往視之笑
謂沈君曰此本院及巡道所不能得之樊人

者君以十日司理成之可羨也俄大寇老回
回輩數萬衆自河南新野來將覲樊城余時
方渡江入

衛暫留保樊群賊屯四十里外之牛首鎮秦總
戎翼明持重太過屢促不前余選所部入

衛兵之驍健者得八百人夜襲擊之賊倉惶奔
光化余率遊擊周仕鳳都司秦良憲陶紹侃
樊寵諸軍往追同秦鎮兵斬賊數百級賊遁

中州余乃還軍光化即以疏

聞當斯時也賊以數萬騎直薄樊城樊人郟兵
憑城而守以出奇制勝樊人向之聞儆而嬾
女踉蹌舍宇一擲者今一人持挺闔門守屋

不必如失巢之鳥伊誰力乎昔周巡道六一

欲踵余前局以保樊城鄉紳劉給諫與之周
行城基上佈置方隅皆與余舊畫暗合可見
心有同然今賊至有雜堞之憑居恒無鼠竊

之擾則城亦何負於樊官亦何負於城况勞
在官利在樊官去而樊存樊之人更戒心而
詈官則大足悲矣丁丑春余䟽陳襄倅專駐
樊城為修葺居守計業已得請及余去楚日
見樊之城堞巍然市井熙然不減未被寇時
今寇氛未靖大剿方始異日時殊事異兼之
陵谷變遷或反以枯心於樊者因樊被罪則
不如前人漠然視樊為無喪無得洵若此築
樊之心不更戚耶崇禎丁丑季春十日書於
新野縣之公署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